



俄罗斯 思想

尼·别尔嘉耶夫著

雷永生 邱守娟译

现代西方
学术文库

8.12.1

S6664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200023134

俄 罗 斯 思 想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

[俄]尼·别尔嘉耶夫著

雷永生 邱守娟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 / (俄)尼·别尔嘉耶夫 (Бердяев, Н.) 著；

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8 (1996.5重印)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书名原文：РУССКАЯ ИДЕЯ

ISBN 7-108-00723-1

I. 俄… II. ①别… ②雷… ③邱… III. 哲学-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B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6070号

特约编辑 苏国勋

责任编辑 吕 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5年8月北京第1版

1996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 数 199千字

印 数 07,001—17,100 册

定 价 13.00 元

译者前言

前苏联权威性哲学杂志《哲学问题》1990年第1期和第2期连续用大量篇幅刊登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在1946年于法国出版的著作《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杂志编辑部在为此而发的前言中说：“‘俄罗斯思想’这一命题是我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界关注的中心之一。俄罗斯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它在世界上的使命和任务，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所有这些哲学—历史问题都是‘俄罗斯思想’所集中讨论的。而‘俄罗斯思想’，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是与‘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和使命’相适应的。今天，在恢复被中断了的传统时，我们所谈的，所争议的，按实质来说，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想实际地弄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未来的方向，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中，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得出概括性的见解，思考复杂过程的起源，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在‘俄罗斯思想’这个课题上常见的思辨，是实际知识的贫乏。甚至标榜为‘俄罗斯思想’，而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去世前不久的1946年写的这本书是我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这本书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

作了阐述。别尔嘉耶夫向我们提出了他的解释，我们应当听取这些见解。自然，对这些见解也不会是没有争议的。”

在权威性哲学杂志上连续刊登某一哲学家的 20 余万字的著作，这在前苏联是极为罕见的。这一事实表明前苏联学术界对别尔嘉耶夫及其《俄罗斯思想》一书的充分重视。

其实，在《哲学问题》刊登别尔嘉耶夫这一著作之前，前苏联的许多报刊已经刊登了不少别尔嘉耶夫的论著，一些出版社还推出了别尔嘉耶夫著作的单行本。可以举其要者如下：

《伏尔加》杂志 1988 年第 10 期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我们的遗产》杂志 1988 年第 6 期刊登《自我认识》（部分）；《哲学问题》1989 年第 2 期刊登《人和机器》；《文化和政治》杂志 1989 年第 5 期刊登《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命运》；《民族友谊》1989 年第 10 期刊登《基督教与反犹太主义》；《青年》杂志 1989 年第 11 期刊登《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根源与意义》；《新世界》杂志 1990 年第 1 期刊登《人在现实世界的命运》；《祖国》杂志 1990 年第 1 期刊登《自由的人民》；《文学学习》杂志 1990 年第 2 期刊登《俄国革命的灵魂》。普罗米修斯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埃罗斯与个性》；真理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自由的哲学·创造的意义》；现代作家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俄罗斯的命运》。

与此同时，在报刊上也开始出现从新的观点和角度研究和介绍别尔嘉耶夫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一反过去对其“完全否定”和“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别尔嘉耶夫的思想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哲学问题》1990 年第 9 期上刊登的 M. 阔列洛夫和 H. 布洛特尼科夫的文章《关于新公布的 H. A. 别尔嘉耶夫的著作》甚至说，苏联“目前‘哲学复兴’的中心人物是 H. A. 别尔嘉耶夫。”“现在，任何一个希望获得声望的出版物都在刊载别尔嘉耶夫的作品。”

二

那么,这位前苏联“哲学复兴”的中心人物究竟是一位怎样的思想家呢?

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别尔嘉耶夫 1874 年 3 月 6 日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军官世家。他的家族不是生活在乡下的土地贵族,而是长期过着城市生活,子女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深受西方影响的上流社会的贵族。这种类型的家族,一方面使其成员接受正统的封建贵族传统和积习,另一方面又以它的开化、文明陶冶着他们,使他们向往近代的民主和自由。这两种相反的影响成为别尔嘉耶夫思想发展演变之最初根据。后来,他曾回忆说:“我一生始终存在着二重性:既有革命性,又保有贵族的天性。”(《自我认识》,《别尔嘉耶夫著作选集》第 1 卷,巴黎版,第 13 页)

按照家庭的传统,别尔嘉耶夫于 1884 年进入基辅武备学校学习。学校的死板教育使他甚为苦恼。他很早就非常喜爱哲学,喜欢对生命的意义进行理论思考,但绝不喜欢军事,更不愿当军人。最后还是中断了家族的传统,于 1894 年考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科学系学习。

大学学习期间,是别尔嘉耶夫脱离贵族世界走向革命的转折时期。现实世界的种种弊端使他萌生根本改造世界、彻底铲除一切罪恶和不公正现象的理想。为了追求真理,他在大学一年级就通过同学 Д. 洛哥夫斯基接近了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他认真钻研马克思的著作,并且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深深吸引,从思想上接受了它。同时,他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 年,因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被捕,被学校开除,并于 1901—1902 年被流放于沃洛格达。

在流放期间，别尔嘉耶夫成为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赞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他认为那是社会学而非哲学。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企图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康德、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他当时认为，存在着两种意识：先验的意识和心理的意识，后者依赖于社会环境和阶级地位，前者则依赖于逻辑和伦理。真、善、美皆非心理意识，而是先验意识，它们不依赖于社会环境，与革命斗争无关。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论文《朗格和批判哲学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发表于卡·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和第一部专著《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关于 H. K. 米海洛夫斯基的评论》中。不久，他终于意识到唯物史观和唯心主义哲学不可能结合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在流放地写就的两篇文章《为唯心主义而斗争》和《从哲学唯心主义观点看伦理学问题》表明别尔嘉耶夫已经完全转向了唯心主义。

1904 年，别尔嘉耶夫参加了《新路》杂志的工作。这个杂志是 A.C.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彼得堡组织的“宗教哲学会”的喉舌。1905—1906 年，别尔嘉耶夫与布尔加科夫一起编辑《生活问题》杂志，他们努力使杂志成为将当时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中的新潮流联合起来的中心。1907 年冬，别尔嘉耶夫到巴黎游历，在那里同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交往促使他转向东正教。回国后在莫斯科定居，积极参加为纪念 Φ. 索洛维约夫而建立的宗教哲学协会的活动。1911 年出版了他的《自由哲学》。这部著作总结了他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1914 年 2 月他又完成了另一部书稿，1916 年出版，题为《创造的意义》。他很重视这部书，认为它首次充分论述了他的宗教哲学。书中，他断然否定“神正论”原则，而以“人正论”原则贯穿全书：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人的基本活动是创造；而创造则是人的领悟，是同神一道进行的领悟。

别尔嘉耶夫欢迎俄国二月革命，他从时代的创造任务的角度去理解作为“伪神权国家”的“神圣俄罗斯帝国”倾覆的必然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越来越感到悲观。对于十月革命，他承认其在政治上的必然性，但是否定它在精神上的合理性，因而他于1918年写就的《不平等的哲学——给社会哲学方面的论敌的信》一书，对十月革命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反对，而是表现为一种宗教哲学的批判反思。

为了寻求自我表现的新形式，别尔嘉耶夫于1918年创建“自由精神文化学院”。1920年，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选举他为教授。1921年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被捕，1922年秋季被驱逐出境。

1922年秋至1924年，别尔嘉耶夫侨居柏林。他在此创建了宗教哲学学院，发表了《历史的意义——论人的命运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和《新的中世纪——关于俄国和欧洲命运的沉思》等著作。1924年他迁居巴黎，并将宗教哲学学院迁至巴黎。1925年创办《道路》杂志。1931年出版《论人的使命》一书，他认为这是他最完备的著作。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自由不是来自存在，而是来自“无”。自由没有根据，不为其他东西所规定，不受因果关系支配，只有在获得不被存在所决定、不是从存在中引出的自由的条件下，才可能进行创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别尔嘉耶夫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坚信祖国必胜，并且“感到自己同红军的胜利融为一体”。战后他曾想返回祖国，但因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遭到无理批判，他被迫打消了这一念头。1946年出版了他的《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揭示了俄罗斯哲学与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溘然长逝。从本世纪20年代

中期起，他已经成为当时欧洲的主要哲学家之一。他与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有密切交往，在巴黎郊区的寓所成为法国的思想中心之一，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47年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同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许多现代哲学史著作都推崇他的成就，甚至称他为“20世纪的俄国黑格尔”，“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

三

《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是别尔嘉耶夫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一生精神不懈探索之总结性著作。

这是一部视野宏大的著作。从纵的方面来说，作者施墨的重点虽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潮，但他在诸多问题上常常上溯至16世纪以至更为久远的年代，透过俄罗斯古老文化传统审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各种思潮；通过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历史地位以及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的分析，使读者更深入地触摸到现代俄罗斯思想的历史深层积淀，从而获得对俄罗斯文化和思想的整体性认识。同时，别尔嘉耶夫的论述也没有以20世纪初为限，他还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对后世的强烈影响，这些论述可以帮助人们将后来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从横的方面来说，作者没有把眼光局限于某一专门文化领域，而是将整个文化作全面的有机的研究。如果分析来看，可以说，本书研究的领域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政治等各个方面。别尔嘉耶夫不是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论述，而是以问题为骨架，将各个学科的思想成就加以综合论述。这样，当然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但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力度。由此可见，

《俄罗斯思想》并非如某些研究者所说是一部哲学史著作，而是一部思想史、文化史。由于作者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因而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这是一部寓论于史的著作。作者将这一时期俄国思想界探索的问题加以科学的归纳，提出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特殊道路问题、个人与世界和谐的冲突问题、俄罗斯的人道主义问题、俄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俄国的虚无主义问题、国家与政权问题、俄罗斯的宗教哲学问题、俄国的“弥赛亚说”和世界末日论问题、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文化复兴问题等，进行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考察和论述。别尔嘉耶夫注重人物思想的继承性和革新性，善于对众多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宗教神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言简意赅的剖析，对那些在历史上、人民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物（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赫尔岑等），则给予长篇的评介。

《俄罗斯思想》的成就不仅在于作者对诸多思想家的精到论述，而且在于作者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里，我们且举别尔嘉耶夫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的分析来证明这点。别尔嘉耶夫除了分析俄罗斯长期的封建农奴制对此民族的深刻影响外，还指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一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奠定了俄罗斯人精神结构的基础，使俄罗斯民族精神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即“两极性”、“极化性”，亦即“对立面的融合”。这个民族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在俄罗斯人身上，各种矛盾的特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

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保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虚假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等等。这样的剖析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沁人心脾。类似的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这说明《俄罗斯思想》的确是别尔嘉耶夫多年精神创造之结晶。

作为译者，应当把阅读原著的喜悦更多地留给读者，这里只须作必要的说明。最后我们想告诉读者：不论你是否同意别尔嘉耶夫的观点，阅读《俄罗斯思想》，都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享受。

雷永生

目 录

1777/5/12

| | |
|---|------|
| 译者前言 | (1) |
| 第一章 | (1) |
| 俄罗斯民族形式的定义。东方与西方。莫斯科—第三罗马。 | |
| 17世纪俄国宗教的分裂运动。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诞生。 | |
| 第二章 | (32) |
| 历史哲学问题的中心意义。东方与西方。俄罗斯与欧洲。 | |
| 恰达耶夫。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俄罗斯意识的两重性。俄罗斯的普济主义。国家与人民。俄罗斯的历史哲学。霍米亚科夫, И. 基列耶夫斯基, K. 阿克萨科夫, 赫尔岑, H. 丹尼列夫斯基, Вл. 索洛维约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弥赛亚说。 | |
| 第三章 | (71) |
| 个人与世界和谐的冲突问题。黑格尔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意义。对“现实性”的态度。别林斯基的造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见。赫尔岑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正论。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诞生。果戈理的正剧。丘特切夫的形而上学主题。 | |
| 第四章 | (86) |
| 人道主义问题。在俄国没有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俄罗斯文学的人性。怜悯。人道主义的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 | |

道主义辩证法。索洛维约夫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无神论的人道主义向反人道主义的转变。

第五章 (99)

俄罗斯思想的社会色彩。俄罗斯民族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友好情谊的使命感。俄国避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俄国的社会主义甚至无神论都带有宗教性质。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时期。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最初影响。俄国的民粹派和俄国特殊道路的信念。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赫尔岑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对西方市侩习气的揭露。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做什么？》。70年代的民粹主义及其在人民中的传播。H. 米海依洛夫斯基和《为个性而斗争》。涅恰耶夫和《革命者手册》。列宁的前驱——特卡乔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正义的探索。索洛维约夫的社会课题。俄罗斯的乌托邦和“千年王国”说。马克思主义的准备。

第六章 (129)

为文化辩护的问题。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完美的文化与完美的生活的对立。平民化。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中禁欲主义、末日论和道德说教的成分。自然科学崇拜。否认相对的意义。皮萨列夫。个性原则与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个性的解放与压抑。拉夫罗夫。向人民偿债。托尔斯泰。文明的谎言与神的自然的真理。托尔斯泰与卢梭。勿抗恶的意义。末日的文化。

第七章 (142)

政权和国家问题。俄罗斯人对待政权的态度。离开国家变成自由逃民。知识分子寻找自由和真理。知识分子与帝国的斗争和信仰没有国家的理想。K. 阿克萨科夫的无政府主义。论证

君主独裁专制政体的斯拉夫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成分。巴枯宁。破坏欲即是创造欲。上帝与国家。斯拉夫人的弥赛亚说。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的宗教无政府主义。关于勿抗恶的学说。俄罗斯意识的双重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俄罗斯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理想。

第八章 (155)

宗教问题的决定意义。俄罗斯哲学带有宗教性。各种不信教倾向的宗教性。俄罗斯思想的极权性。从总体上而不是只从理性上认识宗教的力量。神正论问题。西方唯理论批判。И.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的哲学思想。黑格尔批判。唯意志论。作为认识手段的爱。Вл.索洛维约夫对抽象原则的批判。神智学、神权政体和巫术。存在和存在的东西。神人的思想。关于索菲亚的学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由问题。作为形而上学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英诺肯提大主教。布哈列夫。涅斯梅洛夫的宗教人类学。德意志唯心主义与俄罗斯宗教思想。俄罗斯的哲学唯灵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主流：官方经院神学，僧侣的禁欲主义传统，“慈爱”；以自由和共同性为基础的俄罗斯神学；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谢林的学说，索菲亚学（宇宙问题）；人本主义和末日论（人、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人和宇宙的新问题。期待基督教圣灵的新时代。

第九章 (190)

俄罗斯思想的末日论性质和精神崇拜性质。俄罗斯民族是终极的民族。平民阶层和文化阶层中的启示录。俄罗斯弥赛亚说的两重性，帝国主义对它的歪曲。否认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美德。平民的天国探寻者。革命知识分子中被歪曲了的末日论。俄罗斯人期待圣灵的启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末日论和弥赛亚说。Вл.索洛维约夫与 К.列昂季耶夫的分歧。Н.费奥多罗夫关

于启示录预言的相对性的天才思想。B. 索洛维约夫论生与死的问题。B. 罗扎诺夫与 H. 费奥多罗夫。东正教中的三种流派。

第十章 (214)

19世纪俄罗斯思想的总结。世纪初文化的复兴。知识分子意识的变化。美学意识的变化。对哲学的兴趣。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决裂。转向精神文化的价值。文学和文化中出现的宗教思潮。Д. 梅列日科夫斯基。俄罗斯象征主义和诗歌的繁荣。B. 伊万诺夫, A. 别雷, A. 勃洛克。对神秘论和通灵术的兴趣。彼得堡的宗教—哲学会议。基督教对待肉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态度问题。B. 罗扎诺夫的意义。期待圣灵的时代。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改信基督教。繁荣俄罗斯哲学和创造独特的宗教哲学。索菲亚学问题。关于人和创造问题。末日论问题。“生命问题”。平民对上帝的真理的寻求。最高文化程度的社会力量与革命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分裂。战斗的无神论的意义。作为对俄罗斯弥赛亚思想的歪曲的共产主义。俄罗斯思想。

人名译名对照表 (249)

第一章

5

俄罗斯民族形式的定义。东方与西方。莫斯科—第三罗马。17世纪俄国资教的分裂运动。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诞生。

1

给民族的形式、民族的个性下定义是异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给出严格的科学定义。所有个性的奥秘只有通过爱才能探悉，而且在个性的深层中最终存在某种不可了解的东西。我所感兴趣的问题主要不是经验上的俄罗斯，而是创世主对于俄罗斯的期望、俄罗斯民族的理解方式、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丘特切夫(Тютчев)^①说过：“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为了理解俄罗斯，需要运用神学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美德。很多人在经验上如此远离俄罗斯的历史，这一点非常明显地表现于19世纪中叶的斯拉夫主义派教徒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的一首诗之中。俄罗

①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倾向泛斯拉夫主义。

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① 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它最能激起对其的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的强烈的恨。这是一个以其挑衅性而激起西方其他民族不安的民族。这个民族⁶的每一个个体，正如人的个体一样，都是该民族的一个微粒，因此也像这个民族一样在自身包含着矛盾，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包含着矛盾。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和欧洲民族相比。这个民族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意识，并非偶然。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俄罗斯土地的广袤无垠、辽阔广大与俄罗斯的精神是相适应的，自然的地理与精神的地理是相适应的。俄罗斯的平原是如此之大，俄罗斯人民很难把握如此广阔的空间并使其定形。俄罗斯民族有着巨大的自发力量，并且嗜爱形式。俄罗斯民族在民族文化方面没有西欧那些民族的优势，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在西欧的民族中，所有的事物都用决定论来说明，并且最终都划分为类别，而在俄罗斯民族这里主张决定论的很少，人们更多地倾向无限性；在这里，没有想了解分类问题的人。俄罗斯没有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没有完整明确的阶级。无论何时，俄罗斯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贵族式国家，正如它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国家一样。在俄罗斯精神结构的基础中有两

^① 我在过去的习作《俄罗斯的灵魂》中表述了这个思想，此文收于我的《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